# 寓圃雜記

# 寓圃雜記卷第六

洲王錡元禹

吳志有贊林石相傳在臨頓里以陸績居此故灘氏在焉

今始得之處乃在婁門内北寺軍營之口去埔三十六步許

狀如卵高出土者二尺長六尺有奇陷土中者莫可知 楊

君循吉縣志作亭庇之未果 迺 弘治九年丙辰巡按御史樊祉移置察院門外作亭庇之鐫廉石二字於其上撰六面銘嵌人

光福之西五里有西崦閣遺址山中有一水之景絕類杭之西

湖鎧地僻而游者甚少此有泉曰七寶泉潔甘餘素不

經浚鑿純朴未散其味殆亞于惠山虎丘也自倪雲

林飲後後稱其號陸鴻漸遍嘗天下之水而獨遺

此泉豈因其近而忽之耶

華化初彭閣老時高閣老輅陳司成鑒會飲于王廷尉槃 芸

家論及前史彭曰唐之新書紀志屬歐文忠列傳屬
宋景文為二手書今館閣無事當刊為一體但未得一良
總裁陳徐曰條元王久閒葛以一學士任之必求、必集為
彭之詢之高、色動而不答二公皆默然高龍善高為英宗
之縣徐不救救給衙而阻之陳與條為鄉人兼有師生之
好學然而舉不能無輕且忘高之傳也彭以己見於刊
前賢已來之典必有人議其後繼使條出亦難要其棄
時予之參會無如此可嘆也

余家舊有叢卷堂藏書甚多皆宋元館閣校勘宗來
諸名公手抄題志於居字內有文端先生綱目手稿一部

點竄如新又藏唐宋名人墨跡數十函名畫百數十卷乃玉澗所掌又有聚古軒當藏古銅鼎彝鐘卣古玉環玦卮斗方罍淳璧之類皆有款志古琴數張惟一天秋三世雷霜天玉磬夜鶴唳寒松爲最文房諸具悉皆奇絕他如刻絲壘漆官窯鑪器皋張在中乃長兄坦齋所掌二公最能賞鑒目力甚高絕無贗假家藏從在辰玩天順三年從父仙游兄亦繼卒不二年爲回祿所禍一夕蕩然余棄而不視或有得於煨燼之餘者請以高價而售雖石刻數通爍燬遂亦不存顏魯公乞米帖諸翁墨竹賦半篇而已惟綱目稿本先已寬轉為權勢

所有歸于澌來幸免此患雖物之萃聚散有數存焉
亦由吾為子孝者不肖不克享有為之三嘆
劉廷美僉憲琏儒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畫景泰天順間
為吳中詩人之冠京師號為劉八句年五十半遂解組林
化物邪公宥為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絕句曰歲寒相見
在天涯出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何
不種梅花邪得之甚喜後邪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科式
心頗恁有以書詩剌之曰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與青
天漁舟蕩迄閒洲渚為報沙鷗莫濃眠邪聞之為廷美
所作大慍或勸往白廷美曰彼李我何廷美卒公吊祭

皆不往人多非之此詩乃宋人刺賈似道者形不之樂耳

丁未春闈上命尹少保直吳諭澂寬主試多士吳乃南京己丑科尹所解進士也不出廿年同司文柄頗類宋歐文忠與王岐公嘉祐中事當時有禮部唱和集共與之人得詩一百七十二首所取士有蘇文忠公軾文定公轍兄弟連名之盛傳芳後世不知今日二公與諸校所作筆篇得人有如兩蘇者否

吳澄全翁乃宋淵聖皇帝之嫡男淵聖至元降封瀛國公學佛于土番號合尊大師有子完普亦從至殺後元堂座說法聚眾皆殺之一日全忽夢兩僧告曰我乃趙顯世

翁之錫也我無罪而天殺我父子行奏上帝矣舅嘗資我紙筆洒法而去是時金尚不知其死也明日以桂醴望西北而奠焚紙千張筆數枝不久元果大亂金之孫冀觀為余言

鄒先生名彬字文質蘭谿人早遊江湖居吳中四十年嘗云其鄉有老御史某元大德間與李元禮同為執法以彭不用歸隱於蘭之深山中得修煉之術國初有丁平章自元來降太祖命西征至蘭途中遇之下馬再拜呼曰父尚無恙遂去文質之父親見之知其為異人因與往來御史見文質聰慧授以秘書一卷曰孫子得之可益壽文質方年少不屑、其書棲于梁間而出後居吳

鄉人〻爭趨往、詢御史動靜皆曰尚在但罕見其面

成化十七年文質年已八十餘邀其友俞養素同往取此書

為卻老之計不如日文質死度御史之年將二百矣乃石

晉水部郎賀元之流也

金陵俞養素好煉丹與其友王雲山又一人備餱糧同往八

公山自下行七八十里至大頂有佛寺甚樸古一僧坐山門

頭大如巨盎面約二尺齒可長寸半見三人惟呼養素

入門其薪採林壑謂曰爾何與兩賊來耶二人屏息

立門外養素每拜扣其道曰我無道因止養素宿食

以山中之味但不用鹽醯耳問其年出度牒以示乃元

元武宗朝所給以羊皮書去又能言未來事養素懇求福丹房笑而引詣一所迂邃洞門儼然別一天地所貯惟藥石鼎鑪而已以碧青乾泥一塊為贈約重五斤促養素行遂變出而歸以泥煎得白金二十餘兩乃正統十四年也

吳元錫自幼多遷徙五十三始得官二年即致仕又三年築室方華因書一對于鍾以警子婿曰二十三遷方定此居五九巢始有今日

楊君謙病遼金宋三史雜亂無緒不足取信用春秋之法班馬之例刊正其書筆削甚嚴謂完顏氏乃中國之仇

罪惡之首必先從事斷及遼宋庚戌四月余得其張雄等列傳數篇考覈精深忠耶仍白銅约而多備於舊安太半矣得史家之三尺別後每作書促其屬稿將蕆文見之曰君謹修史固善簡牘浩繁恐不能卒業余應之曰嘗觀其用心一而不雜不數年當移能了此也因紀以驗他日

此事不成併其人稱不傳之今為是一字不可見吾亦不得請歟

楊君謹天質穎異文章為當今大家之冠名滿天下歲戊戌會試儀制員外郎閻蕃與事閩河南人為士子時嘗受提學劉鼓劉欽諸訓戒銜而不發以君謹為劉楊因移重困之適既官見君謹落筆驟加稱賞許以鼎甲闔

闈后之三盡日未暝君蓮文草已畢未脫者七之二闈遂
奪后巷鏖之使出見者皆抱不平而君蓮自如也復入試闈
旋多如前措摠益甚君蓮辭抗闈務少伯徐公係江
直闈移置君蓮於公堂間使牽生多遷所捷爲君讀三
試皆第一以料場以爲奇多相觀工部政同年劇分
補君蓮廷任差遣咸克乃事特除儀制主事與闈爲同
僚闈已正席然以長官自處每多見抑君蓮因請
告避之日闈有封多中增減情節多涉內臣又恐君
蓮在告誤會后名欲廷劾闈不敢將盈重罰君蓮當連
坐人皆勸后自白君蓮若累闈盡重罪因即日入謁以待罪

及背得錄京中士友咸稱長者而聞然與君謹不相能不避
月君謹遂告歸往來金山中若中吳往拾鈔書從吏
性素喜佛典洞徹三昧每所錄必發揮詩卒口隨之咸
得新趣日以此為樂矣將終身焉今太宰王公素重之
每遣使至蘇必傳語促之入覲鄉人亦多勸勉者矣四
月乃子身而往初不為久計至京又有君者復補舊
職值南宮新被火尊官御諸司如東漢又曹多冗事
君謹席不暇暖日往禁闥祇候夜歸註南華篇以自
適月日為上疏求免人多驚訝親僚婿待以異礼累朝
所先內閣大臣特薦翰林編修太宰亦舉國子監博士

皆不就求又懇 辭章 耶求歸田里上方以致仕許之乃（辛亥成化二十三年八）月
日也既浮請即謝上官別親友騎驢南下飄然器去羈絆
太宰 與諸縉紳感歎羨不已数日遂川至杜駕登太
山絶頂讀先秦碑徘徊四顧而下訪封禪壇明堂基及
訪田舜諸遺跡而還壬子二月抵家 錡與君講交於是甲
子方三十又五矣出處雖古人莫及欽耶之餘因畧紀其大
致一二云詳 俟祝希哲撰君傳之

趙子昂迺揚州迎月樓趙家所主求作春聯遂題之曰春風
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所家以紫金壹束酬

倪雲林潔病自古所甚晚年 迺抛于光福徐氏一日同

游西峰偶飲七寶泉愛其美係命人日汲兩担前插
以飲後稱以饋其家去泉五里每々步半年不倦雲林歸
係往謁慕其清秘閣懇之得入偶出一唾雲林命僕遂
閣覓其唾處不得因自覓得於桐樹之根遂命扛
水洗其樹不已係大慚而出其不情如此後家漸替往
游江陰有習里夏氏館之所奉大不如之因染痢穢
不可近卒夏以小棺葬于近地其墓尚存後人皆傳
雲林為太祖投溷廁中死蓋惡其太潔而誣之也其
遺址今為周濟廣所居濟廣最知其詳

松江黃蕭菴先生素不遠游迨景泰三年方與蔣黃門偕

至姑蘇年已八十過余同弔張氏故墟謁吳泰伯伍行人范
文正諸祠學宮書院歷覽殆遍每至則詩獨不能書點
有題詠但不可示人余苦索之終不出別後偶於周遂駿
編修家見其詩稿塗竄滿紙皆隱其之云繞似云為人
前輩風致可慕也

京師娼女高三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見之屬意因與
狎猶孩子也侯去捍北邊其母載高即自誓謝客天
順元年侯為石亨所忌奏以駕臨土木時侯坐視不救
為不忠錄逮命斬于市親戚故舊吏無一人往者獨高
素服往哭甚哀侯刑畢親以舌吮頸血仍用絲連

氏首領賞棺斂之遂縊而死

寓圃雜記卷第六

# 寓圃雜記卷第七

長洲王錡元禹

周伯川不謝飲食

先君棄諸孤時錡方六歲明年修撰張先生益吏部司務劉先生亮皆還吳同來致奠且訪孤之存者舉因索錡見錡方染痾甚羸不能出二公大憂之時錡師全先生美在座因曰可竹君寔善後者不須憂二公問曰何以言之全曰我與君游久知其有陰德耳翼日果瘳三先生同至撫摩慰甚至且以善應讀書種子為勉後錡頗知人事因以先君陰德扣于全全曰君雖不求為善家多善一事尤不可及者昔君為奇禍所中不知出於誰何君惟順受而已後有姓金者與華惟勝有

際來告君曰君前之禍乃華一所為今其家有李郭之易易耳勿失機會君唯、或以告華、特求美來致哀懇君曰人以飛橫加我、受、不堪我何忍復以此加諸人從舉者以我亦不可況是非未明乎先生為我謝華君毋多慮也君子存心若此吾以是告乎後必昌耳

天順五年余家遭焚因請扶鸞以扣禍福方命箕即運動遂書一詩曰一別三年未得歸田園今與昔時非眼前零落兒孫少鄉里蕭條收舊稀壯歲我能留客醉凶年誰肯賑民飢含愁強說胸中事只恐西山又落暉余扣為何人曰玉澗沈漢父平生愛客尤喜施

与景泰五年之飢有杲之千餘石皆以貸人後皆不能償

亦不戚、此詩及實錄也

馬士權泰州人讓于官第寓京師教授博極群書多古學

士先生諸劉元博徐有貞輩凡有疑必往質士權故與

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為剃株之

計不久權勢相抵牾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逐一所間遂

捕及多自武功伯降廣东參政猶慮及復起必殺之令

人偽造恭非毀語耕投將過手理倣丁憂給多中李秉

舉進士令入廠李丞拷掠貢死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

親信馬士權等為此而械及獄上命權臣門達令邏卒

四十

捕有貞于途將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逵陳訴懇刑于庭必殺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適嘗坐死然終無一言差少過辭禍及有貞矣七月廿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戴士權許以一女嫁汝子以李憑藉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自泰州來謁將申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寘之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畧無快快意將行余偶見士權于劉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譚論雄偉氣節凜然矣一言及係之多矣信義士也

余鄉馬驚宗公素號白菴讀書甚博作詩文絕不蹈襲

前人云云自奉一家必極其妙而後已為相桝流丞淵
館甥每今與好田宅必素署不顧人有非其鄰与之又其
心頗多憂懼凡出入過橋梁之危崖岸之險與水之深
闊處必舍舟登途不憚徒步之遠舟人為之不堪手抄
奇書百餘卷筆畫端楷恒以自隨猶好佛典深造其
理每舊小舟置圓覺楞伽諸經于几上跏趺而坐朗
誦不輟途中人聞其聲皆驚笑不已每至貓黃與故人之
家留必數日而返後徙居相鄰被隣火所焚夜半公素
一無所取惟頂巾躡履執大袍縱然而立街中人或以癡
先生譏之則拍手大笑其於勢利絕不識也有白巷稿

四五五

此卷藏于沈啓南家

楊暄景和其先北京人善彩漆之藝亦智謀士也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陷害人同時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扈蹕功為達所間久在散地憲宗初立達恐彬復進已令選卒投之陰於獄置之死地暄素不識彬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訴屈遂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方與太監裴瑞弈棋遂令逮達問暄亦及辭達陳説滿刑詰暄暄神色不變併其善所與者達歷詢衆多皆曰不知且曰暄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素無讎怨何得為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有實告因告曰此閣老李

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本使喧抱進亦不知所言何事達喜得其情方飯至因以湯肉賞其直達早朝因復奏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之前方引喧至達欣然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善乎也賢方驚訝喧即曰此達以湯肉賂喧使喧言如此當斬棄、見即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暴參條蘊監押官與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得免死謫戍廣西以死喧得脫崇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後喧至俞欽至家余亦見之

陸。吾昭訊愛士所集也豐潔為刑曹郎中居京師十三年

閩清居館常有旅客居住中門下往來甚如市人以依意
公鄭當時方之絕不治家產雖借舍一宿必整齊其
素性如此陳繹與學士竊笑、、之筆化稱繹熙守制于家
大興主人建築甚雄麗究屬閩產甫畢即入京為祭
酒所寓甚陋所享甚薄吾始亦笑之曰人生如寄隨地
取樂何必分彼此也後繹熙竟卒于官不能享新居一
日主人所謂多少朱門鎖空院主人到了不曾歸此亦人
歎羨吾始可為曠達矣

從父主閩先生家述德長于古文選詩好濟人之急絕口不
言有張氏之男聘陳家々女稱聘時兩家毀其相敦

不好年皆貧窶不勝不能嫁娶男之父擇日懇從父往請婚期女之父低回不忍言屢扣之徐曰若得銀二千兩即可嫁否則終不能舉從父唯唯而歸度男家決不能辦私以銀二錢遺女家嫁具勿泄而自先氏期至期果畢娶多男家以女無需索女以銀從男家兩族皆莫知兩姓甚歡今婚者已有子孫而從父墓木拱矣

節母滕氏錫人季常先生之女年二十歸先考廷用府君時年廿九又七年先君沒遺子曰錡曰鈺錡方六歲母撫二孫劬勞刻苦難以言諭今康寧在堂年已八十三矣守節之事具載于嘉禾周伯器侍文王氏不幸多早

七婦皆孤守節婦于毋進凡五人爲系錄于後徐氏同
邑人季文暄妻二十而寡今年七十三楊氏從弟錦妻同
邑人十九而寡今年五十六徐氏弟鈺妻二十九而寡今年五
十五關氏錦弟鑑婦鄉人二十七而寡今年五十四嚴氏洋
姪槃繼室吴邑人二十五寡今年五十二
正統四年秋洋父廷槐補戍南京順天府庠生陸通原泰
蔡氏風因殺有倫者托交衆首不及三四度原泰家貧甚
屢愧往貸鎮守襄城伯李隆白金五十兩爲用下券乃詭
書洋父名成原泰作書令僕習李家人至坐索以銀
洋父記封絶無一言雖有姪亦不使知惟以本房首飾銖

鄭鄭如嫋嫋償之而去後周文襄公聞京師人之比遂以君子
孫孫且作詩以表之
郡為郡名族孟文信立孫孫即外母唐氏省元之孫嘗元
季荒亂保育甚艱辛辛底業立文信為人敦行古
道讀書弘文尤善楷法里人孫佑之豪傑好禮讓賢
遂贅為婿文信小心謹慎事之翁父孫甚樂之洪武戊
寅高帝以江南大家為富主許相訐告孫在告中文信
曰我受孫厚恩今且有子生何為舉孫將詒累文信冒
其名替一日先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篤出獄即死年二十
五孫痛文信之亡終身不蓄婢妾竟以無嗣而卒文信

刀十八

兩子共買地葬之至今時致祭子孫不絕焉

杭州戒壇殿燬奉命浙江布按兩司重建所費甚廣因召湖州吳海粹嘉興曾艮等殷人勸募海粹入見詰問某何方伯曰度得銀若兩則可海粹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以爲比得無誑耶海粹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必爲他人所取何如幸象勝事時兩司官皆左聞之稱歎既海粹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獻于司憲長時設席于後堂邀諸同僚共宴復以綵幔親送之歸海粹可爲達矣

余家相傳白玉十二片長可七寸闊可三寸厚七分有奇琢

制美圭而圓其首、下有二竅可貫一丁旁刻五音、之屬乃古篆文填以朱砂刻深而底平余幼時常懸而擊之為戲其聲泠然而清先兄坦齋謂曰此方響也後被焚亡于瓦礫中矣今考方響以銅為之此或古之編磬而異其制因記以問博古者

江陰有焦某為太祖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雞酒由御道直入太祖喜其意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饌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擬以手扇日經出高橋門掛冠帶于桑間而歸正統初有劉某宗頗讀書語言嶄絕常守其愚貧賤士宗抱不平奏其不

の元

法燾十事上命大臣置鞫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大宗伯胡公濙以鄉人稍勸解士宗即大詬曰汝欺歷庇其家而壞朝廷法耶歷然其言群振禁閫諸臣以其能為吏而士宗之言有理奏兩釋之後江陰有焦千戶直刂天子道劉士宗大鬧六科廊之語以為奇事

林一鶚為江西方伯嘗中元日晝寢夢其一婦人之奈既醒所見之物篆在匾額座守衛坊宛然在目因命一健卒指其所向往物色之果於坊中得一老婦年七十餘奈其坎衣所襲紙錢灰尚未冷問其祭物与其夫死之年月日時渡于林林與夢合而其死乃林之生日也林大驚異知為

此婦之夫沒身也亦稍以物給養之焉

金陵李莊字敬中本懷慶武陟人其父堅以功臣子尚太祖女大名大長公主為駙馬洪武三十五年拜奕成侯北征沒于王事敬中年方期得襲父爵太宗朝公主懼禍納其誥券敬中年已長猶未學有勸之者因往從學宗劉先生游敬中為人襟懷洒落刻意詞翰有所作人爭傳之京師稱為佳公子平生雅好鉛汞所費累萬金竟無所成人頗疑其假此以避禍耳其老也髮亦不白齒亦不搖步履如飛年七十九歲無疾而化其亦有所遇也

兗府李天祥隨兄天祺序班居京師與芋場院妓女張氏

抑情好甚篤女誓不見客父母怒逼之堅拒不納既久天祥
染瘵疾不能復往危殆中思得張一訣之母與妻從順適
之因令張來遂留侍湯藥及兩月天祥屢死復蘇意
戀張也一日張抱之竟死去逾時又瞠目回顧張謂曰君行
妾隨矣因佯告張妻曰我稍倦從求歇息婢可少代起即
整束衣裙潛至床後自繫妻怪之久不出往覓之氣已
絕舉家驚擾天祥聞之亦長往矣　庚戌九月十七日余聞劉宗序
談天祥事而失女之姓屢欲記之復止後十日夜忽夢一婦靚粧素服揖余而前若
有所詢問為誰氏答曰妾本揚院張氏也言訖而去既覺因悟宗序所失者即姓
也遂以張實之而書之大槩如此

陳墓周伯川中年棄室為道士每至人家輒痛飲少吝即被需索攫善諧謔醉則飄然而去書不能謝或謝之則大詬曰吾所飲食者乃天地間物耳 楊 涵何與焉年八十反狗眠以終

寓圃雜記卷第七

# 寓圃雜記卷第八

長洲　王錡　元禹

張中書汝弼與劉閣老結交最厚。張出守南安，甲辰歲朝覲至畢，往謁劉，剌入，劉久不出延，張大不堪，因作一詩投門者徑去。一聯云：始知東閣先生貴，不敢南安太守參。劉閣之大慚，急令人追索，張已入潞河之舟矣。

英宗在南內，音問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獻書，皆托鄉人許內使以進，不知達否之何如。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國公孫，朕欲用之，何如？有貞奏曰：與臣素熟，生一匪居漢耳。遂止。

天順改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臣性剛，岳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

貞遂賫其賢因得入閣蓋不虞 上之速聞也後有貞之黨
賢反擠之以其善諫必薦已耳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 字宏譽 領兵殺賊失機
監軍金尚書濂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 總太監
曹吉祥忽來急索邵斬之邵竄入後幕 時周先生鼎在
幕中視邵之貌曰公殺氣空矣飲之以茶匿于床下曹不
獲而去金謂邵曰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
者遇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後邵見曹不能避其語已
斷矣人之死生亦有數也周先生為之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
戎時之制

成化壬辰歲二月初郡學大成殿之東吻青氣弍道上衝徐先生有貞偶見之謂郡守丘霽曰此文明之象今年吳元博寬果狀元及第

太宗朝沈度以能書為翰林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為中書舍人朝中有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字

郡守丘霽雖罷歸常拳拳於蘇成化戊申以書問陸孟昭曰吳中近日有何奇事孟昭答曰葉與中侍郎卒於公屋俞欽丞公子死於縣園皆奇事也

陳鑑緝熙其父為燕大理寘戍遼東以死其母复嫁一百戶方寘時緝熙尚幼依壇官施道常為徒讀書刻苦丙

辰進士及第除翰林編修後見其母求使高麗使還果
迎其母与父喪同歸葬于故丘可謂有志者矣

大理少卿楊先生復在京甚貧家畜二豕日命童子採萍
藻為食有法司家人偶与童子爭毆之童泣訴先生
戲作詩曰太平門外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一點浮
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法司聞之往謝

崑山縣一尉體甚肥一校官年甚少尉戲校曰二三十歲
小先生校隨口曰四五百斤肥典史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之郡調發頗多
周文襄為巡撫奏以缺官序用凡門下之人皆得

薦舉有越人邵昕共詭譎多智先為長洲縣丞吳

制于家遂起為崑山尹攝縣有變尹王丞四降之濫

縣民王廷佩使文襄至大書于迎海驛壁曰崑山百

姓有何辜一邑鄉兩大夫巡撫相公闇昧愚蒙心

素忸怩善文襄見之畧無忿色邵亦不久而罷

表兄滕文用錫山舊族家業久墜為人訓蒙以糊口每

節假歸有鬼輒罵不已至辭如婦人文用入戶辭左

訴文用出戶辭左內夜間尤甚惟左他家則無聞自

丁未歲至今已三載罵不絕不可曉也豈兄之祖父

厭至不振而致是歟抑别有所祟歟

東明

黃諫字廷臣陝西蘭縣人正統丙辰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有應变之才天順元年以尚寶少卿使安南十一月使回經蘇刑部主事劉廷美為文章友因假清寓觀之孤山亭跋陸相邀并邀廷臣之鄉先生鄭文質及吾鄉沈啓南與錫彭人偕會錫始識廷臣貌偉氣充少儒生之風所談惟使事以出使錄一帙見示終席還不及啓只飲清茶數甌視其頸項間繫一黃絨纜如黍管大莫測其為何私詢文質、、曰彼有所繫近為石亨所擠出為廣州府通判廷臣素多內寵雖謫官惟以數姬自隨不久卒廷復取而用之廷臣忽自輕歸亞

梅嶺縊于驛舍拳妾侍左右皆不知也繫頸之紐逐是婦驗邪廷臣預知將以魘禳而終不免歟

相傳說恒吉畜一金絲犬長不逾尺甚馴恒吉日宴客犬必臥几下主客皆以肉啖之習以為常凡三載恒吉病瘵犬即不食然日恒吉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於期年犬日夜臥于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偽主陳友諒之苗裔散處于黃皆椎朴魯之人有一家藏一卣后制甚古吾友吳元彝判府以彩段一端易之卣大可容斗粟內外多黃土色間有朱翠錯以金銀銅

文質已化矣文多丁字蓋舊物也

寓圃雜記卷第八

寓圃雜記卷第九

長洲 王錡 元禹

鄉人之苗易長為不應之候桒化辛丑苗插于田不数日皆勃
然而興甦然而黑農皆相欣而憂至八月之望后日如火
后水如煮其一旬風雨暴作水復橫流苗皆縮而不實明
年大飢弘治改元以正月置閏時令甚早五月初苗插遍
矣易長復如辛丑祀田祖者奔走不絕十六日早大風忽自
東南來須臾有拔山之勢大雨隨之不半日収罨数尺屋壞
樹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止苗被陷其大半后 驗如此豈
物理常数理之固然歟
湯亂續為參將守北邊一日胡寇特至領兵出戰、沒將数
月口竹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驛騎從甚衆筆

室令免供具但索紙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
至起寂然寥聞開戶視之無一人在內但見壁間有詩曰手
挂吾鉤斬梟獍一箭射知中兩腿胡馬戍來頭似猕鳥
稿鄧霧骨如柴交橫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
血污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胤續書能詩好
恠至為鬼亦如此晉陵王希范為余言

洞庭施榮字宗銘己未殿試罷夜夢一棺已行至前以手
撫之後青伯人隨而號哭非早傳臚遂得狀元及第時耶
進士正伯名至夢頓應宗銘不及一載而卒

江陰周岐鳳為人警敏佛老刑名伯工技藝与吾儒之詞

翰種〻精曉天順中客死京師後程舊游之地屢附鸞
乩因書一詩曰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〻若一爐香清風
来故人又曰誦此詩吾即降後人以香若〻供誦詩必適
則箕運紫乩所判雖不甚驗多似其平生云〻之迹

鄭雍言中書舍人陞河南僉憲有相者見之曰當近侍不須
作行計既而有旨留直內閣俾服紗衣懸黃門牙牌
以後鉛入與夏昶等八人久居禁近稱為八仙雍言竟終
于京官

宣廟深愛程南雲之書方為中書舍人即賜腰金人稱程
金帶仕至太常卿兼經筵侍書以卒

夏昶年少登科年亦甚美一日與中書廿餘人在文淵閣寫書太宗見其字而愛之謂諸人曰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因以其名昶字之日傍添置一永字之上令人遂多從此體

曾詹事棨永樂元年狀元及第其答策約有萬餘言太宗喜其才贍命大書其策以示遠人某殿成宣棨作文棨體素肥又當夏中書則有汗如雨而上視時其草忽厭其汗漬遂起及進其文上亦無佳賞亦一時之不遇也

陳嗣初、董京師三楊先生皆欲閱其文稿嗣初久不敢出惟南楊先生為其館主因得遍觀之謂諸子曰陳先生好絶奇蓋亦其條非所長也

昔有道人黄孤山賣藥于清真觀以給衣食洪武永樂中
道士呂秋水嗣其業所得藥資輒以設齋不以來日之計
頗有好義之稱或出齋酒囊無一物供具即謝答曰諸君
少坐吾小覓道資遂坐藥室中呼曰祖師齋到矣須
臾買其絲絍穀所用即起齋皆醉而去有徒呂湛然繼有
此承其藥即所謂遇仙方化氣丸無疾不治四方之人多蘇其
皆買以歸
天順庚辰春聞火起監場御史焦顯因鎖其門不發出
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體者不可勝計不孔林
亦究衍聖公具疏奏不法得重譴此亦文運之厄耶

中書舍人周惠疇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甚則出中書一人少衰歹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用珍父養浩至惠疇樹凡三登矣皆為此官今之暢茂特過于昔蓋惠疇之兄亮采亦以進士為川人云

涸涎郡宗澈為人朴直人稱之曰郡土地其子道嘗客襄陽之西鄉人周希謨適為竹山令因以家書附之抵家妻紋忽被鼠齧去宗瀬以香紙禱于宅之神方明視之書在故處人皆異焉夫此雖一介市夫以一念之誠猶能感神也

南京癸卯科頗有擂泄方鹿鳴宴有一老傴負淨豬一口

而至牽優曰此豬何為老優曰要賣又問曰價幾何曰要銀四百一兩衆扑之老優曰不須打且聽我分豁豬的身重止百時價一兩因縮口不言牽優漫擊曰餘將何賣老優忍疼低說曰那四箇蹄兒要賣四百兩遂鬨而去主司皆愕然

吳人愛以脂麻點茶鬻茶者必以紙裹而授有一鬻茶家藏舊書數卷撕摘為用市人得之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其人取以熟讀每對人必談及或扣其蘊則實告曰我得之脂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故曰脂麻通鑑

# 寓圃雜記卷第十

長洲王錡元禹

沈恊殺人

庚戌歲二月　日陝西慶陽府殞石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萬計一塲之人皆竄他所石又能言甚可駭聽奏止云說其道短而已

正統間江陰布衣徐頤常熟上舍魏两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是時朝廷尚重名爵徐謀于中官王振魏懇于當道大臣所費不貲徐尤甚焉後皆得為中書舍人不久徐以黨人罷歸魏猶還主事京师稱為金中書銀主事

陳嗣初久著文名大學士楊士奇素不識薦于仁宗遣使驛召即遂士奇堂東朝房候與相見先教以面君之禮繼以

方巾布袍隨使去見上于武英殿中上曰當為侍從繼奏
曰臣下部病氣雜居禁近上又曰令下何處繼又奏曰臣舍諸
未究上因厭其語言無節動止違衆止除國子博士、、衆
為吟官諸生各以經課求改嗣初惟諳古文不通經義故
為諸生詆笑不堪因從士奇訴曰先生舉繼雖受之實害
之繼於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訴罪大泣不已士奇特奏改為
翰林五經博士稍進檢討以歸
給事中李實出使北虜奉太上以歸自以為功甚出使錄甚鄙
景泰中為老都御史太上復位首言實在虜時無君臣禮遂
罪之官追毀之錄此事惟太上知之

朝廷所重者名爵原氏所言者縣官近年富児入銀得實指揮者三品官也縣官豈能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騶呵屬路全宗煌赫与府僚分道而行士夫見之斂避不暇因詢于人始知乃以納銀指揮虎而翼之奚甚於此

毗陵胡忠安公濙為太宗伯幾三十年兼有師傅之重成化七年五月臥病于家時九十餘矣太守龍晉日往省候一日龍迎送頗倦晝寢私室忽見公紅袍玉帶由中道而入急起迎之乃夢也有頃訃音至矣龍往弔畢即具奏朝廷葬祭之禮極厚公早年遍遊名山嘗遇異人故多壽考並享諸福雖死亦異于人其見夢於龍亦有所托也

近例官吏充軍者止及本身并俸為南臺時具奏必以內捕
使人驚懼朝廷陞之成化十三年俸巡撫南畿發重罪補
戍五開衛以死其子泣訴于兵曹再免僉曹主曰此尊翁所
奏例也其子語塞
太上居延安宮景皇帝久不豫給事中吳江徐請獨見遂進
離間之謀景皇帝惡其言謫為遠衛知事太上復位被支
解天下快之
松江黃翰惡極鄉里恥言其名宣德間熊槩擅抄劄人蘇
松良善多受其害及翰僉事江西將川宗熊親收姓名
將有庇[illegible]熊黨者與之盃則凡所為者皆致以重譴焉

報怨之術也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挾主之威言無不從正統初太皇太后張氏同聽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故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与之言振必立受自太后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臥不出惟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攘生殺与奪盡出其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輔己者舉朝皆以翁父稱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横行詣門遙見

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叩俛首向北性中以為上在步稍緩微聞二人違謀而起急趨而來蔣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遂出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層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是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某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搒楚幾死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己巳七月振又邀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日抵大同城下欲上幸其第倉卒為虜寇所遮報至科道之臣方舉劾振之章遂正其辜復榜示天下云

馮益字損之慈溪人陰險有謀詩文筆札皆出人上善談

兵多將公卿間先為學職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能從軍功擢為百戶子俊繼為後又進為千戶侯方為忠國石公陷死遂逃來入石門下石因用為京衛指揮石敗自接都督曹欽圖議甚密不久欽謀反被擒因捕益等同謀者法官憐益才欲出之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為自異見賀加醜詆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先生與欽坐堂中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集大事欽大喜命家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之深也益遂無語為賀所致極典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數易主易主必易名惟以妖
幻惑以取人財所得輒費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
能良行來化福術術於江陰諸大家諸所納獨周惟勝
稍待之見臣一筐中有二木人長又餘能自抵相觸坐
作進退隨臣指摩 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因棄水中少頃
自臣袖中出凡人之物經臣目者必能暗取否則不能臣
術蓋與王弼略相似不知臣幾數人也後往北京通舉
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
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皆以無賴二十餘輩齎以攫取財
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臣辱民受臣擾集致激變惟

江陰諸大家以舊賦累受其害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為
元寶累二十餘錠凡江南之出蠹竭蔽道轎傳與之精絕
者檢括速逮二人者本無所識所在人承之人反以救之
者取也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云不中
實於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設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
王暱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推担至遂各取
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
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比氣鏃少息蘇人得不深淡之其害
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
危懼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命譴謫

卒往捕特大蛇舁至龍所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于市函其首歷示所害害之地方嘗嬉擒快。。

吳僧昇日南善畫水仙並善音律永樂中至南京供佛典犬馬魚鱉之肉無弗食雖優伎也之家無弗遊長髮當浪子共數年後復剃而歸惟以水仙贈諸大家資其日用一日忽至余家乃臘月八日舉家茹素日南痛索酒肉不已因與飲食之而去時年八十餘矣去忽染風疾久不死穢污不可見其徒鎖于一室以飯為團自穴中擲與必用手和糞而食披髮數寸儼若一獸終餓而死

信果報也

福建贓蠹茂七竊發凡三司官親臨者皆得貸死惟前後巡按御史柳華柴文顯汪澄三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當權所惡者御史之官以是致之斯豈法之正乎

長洲顧嵩張玉被人誣于巡按熊槩、不能審即往籍其家各有貲具一屋而冤號之聲人不可聞太監劉寧曰此陰騭不在我也嵩家與玉皆入極典子孫並戍遠方後熊在京病劇見二人立於前厲叱不退遂死

南京刑部員外郎周為霖熟於刑名有二人同毆一人致死、實由甲乙惟解甲同逮至部甲家富令所親求於周因

以酷刑逼乙認其罪而脫甲乙終被決臀刑冤號不已次日將赴部見乙立于馬前叱之不退回即吐血七日而死

甫里沈協以三考除福州知事專任捕盜利平人之財輒殺而取之既歸買田築室方完一日見死者數十人羅立于前謂其妻曰此輩自遠而來我難推托矣妻為之哀告不退協日夜與鬼語如對生人數日疽發背而死



纘宗